授堂文鈔

附讀畫山房文鈔

上

082.6
B94z
B
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道光癸卯年重刊

授堂文鈔

授堂藏版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授堂文鈔序

偃師武君虛谷既歿之明歲其孤穆淳走京師乞朱石君尚書爲其先人作志墓之文道由鄴署以予悉其先人蹤跡始末特詳求爲傳以垂不朽因出其舊所爲古文詞凡八卷示予顏曰授堂文鈔覽之文詞雅奧氣遒鬱委折似不可以驟爲句讀而其於理也自融通無所滯隱又皆稽之古史經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鋳輒剖抉蘊要比詞連義以成一例其攷據也精其發人之潛德逸行也質而不涉於誣其生平廉隅介特能決去就嚴取與而不一苟同於俗者又或時寓於文以自見其所守故予觀於虛谷之文而知其必有以傳也其殆歿而不歿者邪自予與虛谷同肄業於筍河先生至

7421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今且二十餘年于以宦游陝豫間彼此睽隔或數年不覯一
晤乾隆壬子虛谷吏博山歸予時調任安陽凡四方賓友詣
京師者經此輒相爲留連故虛谷每道斯地必盤聚累日竟
日夜以談其或里居亦爲之札致往來藉文詞以相娛樂嘉
慶三年同子纂修安陽縣志朝暮聚首極盡同志之歡至歲
終始去其明年遂疾以殁嗚乎執意竟成永訣邪今其孤貧
而嗜學時以不能廣傳先人文爲痛故亟付剞劂以成其哀
以慰虛谷不死之心至於三禮義證授堂劄記諸著俟稍有
餘裕仍思續爲刻雕以永其傳是則予之志也已嘉慶六年
夏六月十有三日長寧趙希璜識於安陽縣署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睘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卷之二
毀五嶽寢廟議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巳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蒼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放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荅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逑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與李書源書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荅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澠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畧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寄朱笥河先生書
與葢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峰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荅郭方山書
荅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答西霞先生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吳筍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 代朱少宰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苔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葺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峰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畧
王明府輓詞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續集卷之九
程侍御三禮鄭註考序
祝周王圃先生七袠屏風題詞代
重修城隍廟碑記
與黃小松書
與朱少白書
豫讓
楚義帝

公舉義門呈詞
賜翰林院檢討先四兄養齋先生墓志銘并序
姬府君暨配劉太孺人像贊
偃師金石遺文記敘
續集卷之十
與孫淵如書一
致孫伯淵書二
致孫伯淵書三
致孫伯淵書四
致孫伯淵書五
致孫伯淵書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致孫伯淵書七
致孫伯淵書八
致孫伯淵書九
致孫伯淵書十
致孫伯淵書十一
致孫伯淵書十二
致孫伯淵書十三
致孫伯淵書十四
致孫伯淵書十五
與李敬堂書
再與李敬堂書
與張六吉書
附讀畫山房文鈔卷之二
謝大司農朱石君先生撰先君墓志書
與朱少白先生書
與趙謂川先生書
與高鷺莊
與陝州沈刺史書
上鮑覺生師求撰先徵君墓表書
祭何母陳太安人文
偃師縣知縣卷阿武公壽序
魯山縣學生李君墓志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上鮑覺生座師書
張敬亭墓表
重修安陽縣志序
吉水縣改修試院序
上天津道鄭夢白先生書
讀畫山房文鈔卷之二
明樂平知縣張烈愍公母潘太夫人妻陳夫人暨弟庠生秉方應從祀議
明樂平知縣張烈愍公籍貫說
龍泉縣學生張廣亭先生墓志銘
重修明高陽郡侯祠堂序
寄勸樂平息訟說
汪劍潭先生八袠壽序
牒存萬載龍河書院十三經注疏序
牒存萬載高魁書院十三經注疏序
高魁書院募修文昌閣序
稟贛州府汪
又稟贛州府汪
致新任興國縣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授堂文鈔卷之一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重校刊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冲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愼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路史注五子歌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此亦僞尚書所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縲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　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爰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駸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
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
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
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
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
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
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
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
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
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襲
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畧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
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荅問凡所
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
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
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
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
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
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
于疎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
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
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
環絰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
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
而加環二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
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即職方文而以
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
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
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
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
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
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謾欺誣之說既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
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

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録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司樂以下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迫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温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驕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襄十五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証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

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鬮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　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鄶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

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即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黎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拏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鄶其二君者惛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拏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拏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逼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既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廼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廼始然則廼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廼始已居廣望與蠡

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率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
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
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
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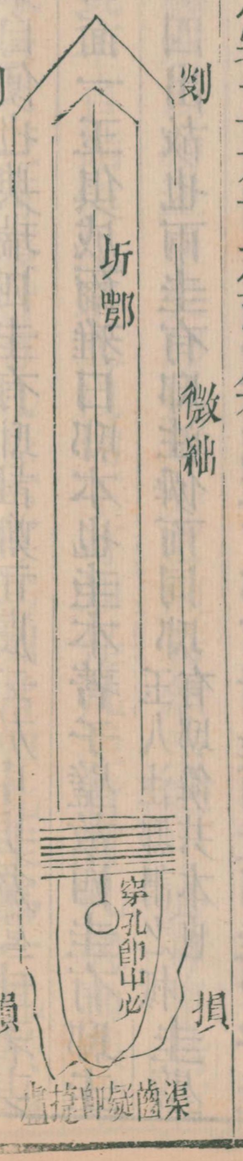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
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淳目其異也倍償之值代予搆獲
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
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
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
量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
五分右刻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
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
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刻上
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

細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尚不知有邸有孔聶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刻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註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繅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註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偁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柢有邸偁共本也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璋邸射注璋有邸兩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柢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概不及此其疎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琢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繅藉采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愚以此圭渠齒即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

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犧出始知康成氏讀犧尊爲娑取訓于鳳凰毛羽婆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証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鐫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劉　徵紬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攸戒于賓而爲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舍是無有與爲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竇嬰傳景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固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書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奬王室是也宜其踵事而隆謙者皆有寵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舍是而逮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師于弟有時而字之分有畧焉不以過苟曲也今夫五服之倫毋氏於屬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殁而身從于子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毋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毋撫之曰元伯寧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未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疑是揚雄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毋之外其尊有世毋王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毋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及獲字也循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進傳宣謂後毋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文仲翟義字也丁鴻傳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毋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既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姊與兄之尊等也其字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于夫子于父孫于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皐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字古之人質無所緣以滋僞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云伯兮而鄭箋以爲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遠甚也班固叙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

言爻諱舉字其爻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字耳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廼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益傳種謂盎曰綵字其叔也皆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通于此者薛宣傳鄉琊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佐蕭望之傳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候竇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疎賤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固抗執交之義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奴于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註義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爲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採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註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註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符潛夫論子南彌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註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註漢複姓有相里氏攷墨子書昔者齊莊君之所謂王里國中里繳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註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攷漢書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註不及游下註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云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今案
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
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氏而註不及伊下複姓不載
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註云今姓有伊耆氏閻下不載
漢複姓有閻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閻葵斑是也
單氏失註者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廡次公
故樂安相廡季公今不見于廡字下左傳有養由基高誘戰
國策註云養姓由基名今不見于養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
揚雄荅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貍姓也在周爲傅氏見
國語不見于貍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絮舜師古曰絮姓也不
見于絮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

圍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鎮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徵
引前後失倫者戎字下原註漢宣帝戎嬉好生中山哀王竟
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違齊如魯譚字下原註漢有河
南尹譚閎而不知新序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註漢複
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
氏之墨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
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兩從然共叔
段之後則以段爲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
則以段干爲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戰
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
故予綜其遺脫者爲補于此亦欲學者循其例以類求之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進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次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摹搨數紙蓄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携長子新志載此碑辨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次守雅志淸尙如是宜予有言也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髣髴有餘姚虞公及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舊臣未嘗逮事元宗細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殆辨訛者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凹陷無存餘雖漫漶締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炳蠁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豈當事者固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與抑不自知其訛而踵訛乃益甚歟碑近卧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視而轉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覩者何與則是天下之如是踈謬者又豈少也與碑陰天寶二載字次守未及摹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接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慶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疏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放長子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白貞諒主簿辛齊物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屬緊或於京畿相埒故其階秩亦可侔與碑所云營創基宇蓋又知白鶴觀之起始自高同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尚云太宗時無疑其不謂之瞽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齊物監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任太素練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萬中仙楊翥鶴鮑探元鮑習疰王羽客眞遂等眞字上缺一字亦皆當時徒輩喜自予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習疰莊俗庄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舊傳爲虞伯施奉勅書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竝郤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既沒世遂從而私易邪後至文宗乃頒之詔文邪攸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疏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刪除僞製諸字故碑曰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西北荒田中剏缺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搆室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孝方又知力學不懈子古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攷亦學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二

偃師武億虛谷著

毀五嶽寢廟議

廟有寢古也然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繹繹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妥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既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嫚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嶽南嶽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床簀枕衾牖架盥嗽盤浴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卧像儼然尸居寢榻中設婦人像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嫗橫軀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愚聲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鎮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
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厨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
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獎當去
其太甚今廟雖猝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溷瀆
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惑長爲法
守謹議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攟摭細碎探賾辨物非苟爲言
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繆豈
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舊制丞相署敕
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
姓攷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銜左僕
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
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
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集題伯父謝啟後
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舂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
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真廟何也陸氏
嫺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況世之影聞者與士不通古
今而欲望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隣氏經傳傅氏徐氏經
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
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
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
意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況切
切然欲爲書以要聞于世此必非也余固疑其爲晉宋間人
所僞託而浸尋至於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怪
今世流俗所傳既不復襲是註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
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
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

定本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又攷漢書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孤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德經音義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註後漢書其于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夢真客碑稽之其必襲自晉宋舊本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踵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還舊題曰老子而後有喜道異說如傳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尚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倚聲彙之更為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証明唯即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討而已然較其中尤踳駁者十三蔡內淌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嫣滿繼虞建國于陳不知碑固以胡公滿為言故云繼虞言繼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為汭此溯其始非所謂繼也且滿已收入二十四緩蓋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為汭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自叙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暉字慈明治易梁邱見綏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尚書刻令景君闕銘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龔叔謙治尚書歐陽次廉仲絜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祝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閒葵斑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則並不見錄嗚呼罔羅之疎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虞先生碑嘆圖記所載訛謬遂使漢道尊卑之賢湮沒而不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撮其名跡始末畧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攷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招撫羣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袁氏覓得一部閣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紕繆亦多從而錯出者何歟閣人下所釋引周禮閽十八鄭元曰閽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宦人後漢書有宦人諸傳康成以今準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疎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宦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囿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既無此文考急就章云皐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疎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既訛無夷矛作無無夷矣衍于前後而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便文而不知其有繁而不可殺者是其疎三也諸鞮下所釋引周禮鍾師掌鞮鼓之縵樂鄭元曰作縵擊鞮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鞮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縵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撮舉而成之者其本必襲自說文廐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廐二百一十六匹周禮乘馬一師四圉二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然則四宜爲六說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踵其誤是其疎四也開元釋教錄謂元應爲是書叙綴纔了未及覆述遂從物故嗚呼此其致誤之由歟然予僅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固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倩不暇爲之細讐當告之彼教法中有慧而裁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清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歙程君夔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迺各錄所從并附以舊聞其說多可依然程君于八風壽存當謂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子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字小子雱四方之字是也薛尚功鐘鼎款識季婦鼎命嵒則陵師望簋岑孙師望　今此當風二字合爲一豈亦倣古篆籀之遺趣與八風于詞固宜屬而連之信然也余淺識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某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遂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清化當巳酉三月九日重爲祓禊之遊因憶昔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証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閻伯詩潛邱劄記嘗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豈不亦與閻氏益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為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上巳屬辰既標題為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固以三日令節即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領是語不以為繆今又三年矣先生備員通判留清化而余行作吏于外感念疇昔讌談之話言為跋于末以自傷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豪鎮壁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澠池間其鎮曰土豪舊勒之豐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為英豪詢之土人固以其俗悍而健于鬬往往致斃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予檢行篋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崤此道見在崤是山名俗呼為土崤石崤釋文崤戸交反劉昌言音豪然則今俗所傳土豪即土崤也崤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音字為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崤之目固以云土崤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為土崤豈亦莫推其所自與土豪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社子美石壕吏即石崤之轉而為壕而近且轉壕為河又或以壕作

濛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訛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變古而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峰孫徵君手跡一冊詩一已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次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灤州趙寬夫同峯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請謁同時及後流寓于峯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重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冊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冊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峰歲往返質疑今其別也不知屬之何時而予檢行篋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予淺率攷之尚有可致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密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申秋始也迄癸

邱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岐如此予固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涉舛迕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書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薛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入書佚不見錄其當時裒緝未之及與意亦畧而不書與然幸于此冊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蓋尤與予相知愛令南浦沒矣而太和益以憔悴獨其篋櫝中什襲所蘊惟恐失墜者若此嗚乎其足尚也夫其亦可悲也夫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鞏縣石窟寺記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迺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龕洞然深越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剏治輒畫區布界地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涒灘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偽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區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

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温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
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申正都督
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
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輦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
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
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
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
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
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覩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嶄立
積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
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

鑿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畧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
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覩今石窟寺僻遠人
跡罕所尋歷而余以居間無事得寓目焉又嘆著錄佚而不
書雖近如府縣志亦失載於以嘆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
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放此石壁之西
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
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
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喬焦君萬年夜同宿寺僧舍
翌迺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

授堂文鈔卷之三

偃師武億虛谷著

擬曾子固咎歐陽公論氏族書

孫耒重校刊

承執事教以兵族之所宜詳著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敢復于下執事蓋羣頃讀所示書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二侯皆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社延年至其曾孫侯憲

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前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究地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子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画偏禮四鄰諸侯厭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

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歎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瞻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即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即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摭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卽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沒大嶺漢書地理志魯陽詮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淯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淯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注淯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淯水出縣西大陌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莫大嶺諸記錄言淯水之源名或有異實一山也沒大嶺迤北而折於東證之水經注淯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當爲今邱公城距縣二十餘里以此文承上淯水又與波水合下邱公城正近淯波合流之處邱與魯音讀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涑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蘭水又東與栢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闕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駰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實以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當之蓋卽今縣治東魯山是也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陘其實一太行也後人隨地殊稱涸淆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縣東北十八里縣以此名三水小牘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譌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舊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龍而爲醢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莫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違舊說者以班志所定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予幕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瑤泉君數爲予言其
祖妣貞姑之賢嘉與王元啟撰書事者聞於世子讀而異之
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
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載或亦以事過畸難爲聖故不垂
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
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
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固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慮
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誠以致其志雖
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聖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鄘風栢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列女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慰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先為之則矣難者曰栢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子政為異說何也直齋書錄解題列女傳其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固其事徵而益信與甚矣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也崑山顧亭林氏述其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為書上之史館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為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

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崑歷金華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勳乾隆某歲勳遘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絰縗徃弔至則居喪次痛毀誓不歸與勳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勳既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餼蜀中又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族屬倫次皆長于勲無可後貞姑歸取已兄之子順基爲嗣順基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子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題目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于號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姑便其嗣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卽今永興并附以唐睢事實竊攷安陵魏地與楚絕壤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率以傅合贅入轉相指證故其訟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秦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卽不受使唐睢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贍盧氏注云安或作鄢或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贍唐睢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傷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省皆作焉史記晉世家楚兵敗

於鄧陵徐廣曰一作焉尤可以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牽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既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涖斯土雖攝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事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睢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鄧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復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歸於是者輒攟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總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即於左氏傳所謂晉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尚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諱辨會參之父名皆曾子不諱昔夫曾皙名點雖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

所訾議固也註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禓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固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向云越雞小雞也今荆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義皆訓爲大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眞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如符讀書城南註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証焉

墓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尚存孟縣而某收錄及之與樊注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可喜也久疏放恐日因循不能卒業姑盡淺陋所聞幸因而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并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畧爲寓目苦不悉究所以後屬人轉寫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証其事跡本末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　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違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訾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証之符合而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于稚子闕河內緱令緱卽緱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緱爲緱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緱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藴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

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部都尉宰冨行太守事此會稽毗陵人也住郡爲功曹時西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交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畧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肇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梧柈有眞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眞人之稱攷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尚有不及備檢姑就某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宣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說文序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屏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証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之有麤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岐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固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

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褵亦作禮記亦其証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孤矣敢以鄙識覆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俾俟俾俟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究廹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閱閣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于閣下銘詞右還表于蒐道他人或以蒐爲觀又或以爲爵閣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達古作𣪘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蒐道之蒐卽𣪘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爲達是也實余有散氏盤疑非心而不知厥亦非賊厥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攸散氏田器有爽義爲近之微柳自與敭遹爲一例柳古訓聚微柳卽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

名或得其實宣元年公羊傳冬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註天子之閒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註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微柳也若于枉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亘閒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外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証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二十餘事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竹書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後漢書注引作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尚一軍書在桓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　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周師虢師今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兎舞于市水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兎舞于市此以白兎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國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狐尾與先軫禦秦至盧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于不作爲按降師一今爲乃焉轉訛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字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貞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今本高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成之句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潔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于龍澤田師敗逋水經注引作公孫會以廩丘判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今翟員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今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都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尚子涅今脫書涅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都利今脫利字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鼓作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作宋景鼓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鼓作鼓又脫齊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三戶乳水經注引作入三戶郛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音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隱王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棗水經注引作澮酸棗郛今脫澮及郛字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鄢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水經注引代史作戍吏貂服作貉服若是雖未盡還舊觀然亦可依以爲正其餘俟續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秋勝明府既蒞偃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稽合前錄裒爲十六卷遣人徵序于予予先是于與秋勝在西安客弇山尚書幕府既而移節中州秋勝獨從事左右尚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勝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歷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摸上寄蓋徒以佐尚書公成書然尚不暇自爲集記迨閒數歲秋勝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既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漢秋勝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書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酈中尉注水經實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耆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既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偃師自漢迄宋與緱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臆度顧縣爲古縣以宋緱氏城當之予發是編所收宋重修仙鶴觀記慶歷中卜得縣署之西南而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造經幢記益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偃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攷也縣治北馮邨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迤北淮廟于後梁爲亳邑鄉緱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蔣村在元爲孝

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坵撫炎諸山及靈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徵于是殆莫由規其仿佛故予謂秋滕之致力于是其旨與酈氏符若其碑銘墓記推顯古人之功緒上與史傳相糾正次與此方利病相攷見秋滕悉攬摭纖悉書亦非無所爲而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乙卯秋滕方受縣事即體訪孤生之貧而才者援置縣士之首于時遠近翕然歸美既又崇學明教敦率與行月課歲程與諸生相勗勵其庶乎古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政嫻而心理獨犯舉世之所迂笑以漫爲是好子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
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蔚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
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迹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畧而
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
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
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隆演傳內亦稱渥母
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
又其一也誌既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
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
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
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
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
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
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即其
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
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
上柱國次匡業試秘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嚴老並
幼而岐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源十國紀
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
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

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
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
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
十八歲箕帚二十二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
歸窆於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仍云都城江都縣
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
人臨文之愼如是危德輿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
氏未建國而德輿舊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
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久以事牽不知力學昨猥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內所質難頗近讀書窾隙始覩之慰甚旣且審足下尙有未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畢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固思之矣昭十二年左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足下訾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漢晉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曰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某由是意推之招與磬韶並爲一字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譜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愔愔以名其篇詩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而予之所補著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紛帨之帨足下疑注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帨爲帣鄭司農云帣讀爲帨之既不自安更引杜子春帣當爲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載之既不自安更引杜子春帣當爲帣其意固視帣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帣爲槀則依聲旁寄取義更密凡先儒之于經重愼如是又矢人以其帣厚爲之羽深注帣讀爲槀謂矢幹古文假借字此具在記下文足下閱之未終遽果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就卽可就亦不足誇耀後生然某尙懇懇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慮遂終覆匿以干見欺之罪幸詳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重校刊

藺相如澠池之會

藺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欺公子邛既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嘗趙善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逼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比爲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淩兄弟之國絕唇齒之援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暴必爲義屈卽不爲義屈亦必爲害阻舍此不圖顧欲遽奉盆盂奮其聲色俱厲欲驟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籍以塞責耳向使秦王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獲保無恙否邪且爲人臣不勝其悁悁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卽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襲人不敢遽攖吾鋒而因得苟以遂所圖是以疎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發自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屈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防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識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

而以之逞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滻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嘖然嘆爲奇也悲夫

史若豪先生狀畧

先生諱猶與字若豪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以學即刻苦不欲與人事亟請於其父願從舅氏袁直齋遊父頷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聲譽隆然皆度先生既齒而發必大其名先生值內多故遭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垂老恐違左右失親歡迺居里門課舊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冀旦晚侍親側婆娑嬉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

員大吏疏請凡考職試吏部有名者簡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監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或趣之起且謂先生親老而身益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邽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為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幣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徒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釀千金交歡于先生倩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洶洶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齒于人卽又固謝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福建獲家書睹父手字欹側如不勝書者遽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敬問起居始知前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每顧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繼以嘆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遘疾知不起泣語子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初先生為兒時棗栗置几上未嘗自取啖遭蟲蟻輒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卽動色語瑣瑣詰其狀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羣兒戲卽以某兒長已跪趨侍其旁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清苑貧不能自存先生為計度屢周其乏濟美既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以重累後有困遂噤不言先生故知之日浹談伺濟美出揭其茵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細者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

高祖諱在篇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廟祀之祖諱完節籍宛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倜儻尚節概先生配魯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埜庄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　并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璧等謹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賈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頓成疾既念身有遺腹尚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累日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衰又萬銀既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篤溲溺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具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既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

偃師武某感其風烈更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宜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隕所天淚迸如瀉嗟吾爲婦實感不辰曰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殤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填膺有鸇者雛覆巢望翼或導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營是力習習于飛勿于叢棘相彼鳥矣感予藐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奮不名爲人兒兮兒兮質之蒼旻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佑嘻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偃室處彌留七年無間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噫嗟孺人孝孰與伍惟此孝貞用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實惟孺人振廢而起爰作斯銘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誄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于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儀七十餘年終始不怠當其逮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痼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慍務適其意指于時三親體素羸及病作益荏苒床笫間爻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幾忘日夜取所汙中帬及襦褲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竟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歉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尤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思道其盛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維德之處相厥夫子協于尊

章時二老人病偃在床戚見容色淚溢自眶乃躬侍親或左而右每晨薦食必嘗旨否時惟二老笑則額首曰衰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噎哽咯咯喉間摩撫干背脫如轉關或時垢汚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款款問席曷卷問衣曷澣凡此勤劬持危扶顛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薦饑嗷嗷者衆屢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囷相遺曾同里閈而不汝顧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豈不信亶維賢孝名近月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臻穰穰無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衍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膺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固私已慕之然蓄以不敢遽通者何哉徒以某伏鄉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驟進于魁人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漫焉以歸既又痛以不肖之軀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冀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值庶幾進有所挾可贄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聞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窮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慼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

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曹劍亭先生
在署中日間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
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侍門下
某獨私幸數年跂企願慕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
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緒附以不亟湮于後故輒不自度
率然造于左右然尙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
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宋賦聲其哀以求銘已旣獲
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
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
三縣始由外任歷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
潛德內蘊獨矯世名以重畏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昏昧
稚幼益無能以仰窺迫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
及鐫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擗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
今累十餘年今且卽某幼時所聞約畧悉其萬一合以家兒
輩舊所口述及鄉人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別爲狀
畧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
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得夸毗悠謬無實之
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
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
而誠有所不感皆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褒然有可見于文
且至汨沒以盡則又可憾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
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狥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遏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敷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鈍幸有以辱教必不忍陷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譏伏惟哀其誠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酉谷先生書

酉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聞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輒侯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恫疑恍惚隔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屏里門授徒私心翹慰欣踊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比似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推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樂借過望蓋非所宜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於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儋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荒鄉水旱支迫日間急難見告心魂馳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傚館校書一局

庶冀謀爲餘資以贍舉家然窮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
暇少畢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
得士之大此某慚不能已輒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
師賴賢友提唱不至盖爲頹放比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
以弋獲聲勢卽覩顏相冒惟某獨於有力之譽無可藉且亦
不忍有意求聞以自墜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
直不能諂媚希今日就有司之束縛繩墨是以顛躓至此先
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契濶已四年近旅食
京師時獲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
豈惟以寄禮不足自申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慙學復不
得其要而所守與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虞見欺而
以情告亦厭先生惓惓之慮然度明歲會試後行謀歸矣既
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叢處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
思展謁藉以終聞至教恐終不勝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潸焉
出涕者以此也謹錄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
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
於是在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亟已獲請矣未幾當道有阻之者遂不果乃退而自悲召客作烏巖圖以寄意今歲獲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并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謂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慰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窮水陸走六千里僕僕然忘其身之瘁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殆冀當路者之聲其情以邀寵命俾成其不可幸之遇予固意其賢爲世重而其親傳德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唯其生平義不與時俛仰好直其道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沖慕頑窳鬻閔無所控訴之況不得已寓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悲嗟乎畏吾其無窮憾也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趨以篤其養暇益力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計固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功名之耀視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乎親殆所謂以志養者邪其孰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憾邪畏吾篤古尙行所學有根據既與余同事筒河先生畏吾又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以懼世之淺者非其迂而讒且忌者詆是圖之爲飾美而沽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激也

寄朱笥河先生書

笥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比來痔疾連牽少坐輒欹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卽掩卷欲輟偶憶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麵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忍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旣下乃釀積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瞽疣痛楚不可勝言又貧中苦無力負善藥近得一方川吿椒頓食少許漸能除濕潟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頗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尙得靜攝伏惟不至違憂前膳日燈下覽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聞教惟先生萬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萇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率率校官書尋繹之次閱及明史忠義傳攷證內有編修方煒贊出張毓粹武同芳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釂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喬張一鷟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既言張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毓粹二子卽一鷟一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鵬皆抗節死又云一鷟一鵬父亦罵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簒記者復緣以致誤亦云張一鷟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

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感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既陷而隕首以歿垂百五十餘年獲邀
國家
褒忠曠典推以加諸荒朝草莽執義之士而陋鄉竟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奉主入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興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歸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絶無後者執事竟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吏他方獲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備採以告伏惟留意不宣

或謂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僦獨孤默不知取容或有人焉過而憐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滯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涯夫惟喆明汙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爍故以騰擲彷徨翱翔遼廓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膜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失意吠雪之尨浸笑沐冠之獾而又何爲自縛于踽步徒廿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淵龍下窺于庭豢之投其欲也履尾不狥坐籠咥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脂而轉舵或引繩而連或藉蒲而可紉或編席而易卷或淘金而就冶或採木而成棬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圓所願知默知立不爲世訾窒隙塞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蹈道而止服拔紱之遺規篤佩韋之秘旨於以婉輒輕便周旋徙倚逢世之甘抉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綬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欲吾貶損以行也然剝椒蘭之實而遺其英剷薑桂之性而採其平亦豈非言之類于盲邪曩者權龜相朋橫滋朋孽盤互龍鼎偶時幸竊腥附羶歸肩脅腰折大官唱聲庸夫昨舌習熟見閭醜顏泄泄當此之時盜權擅威予提予挈黨之者靡衆譽之者稷契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迸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斷首乃可懸脰乃可絕此非所謂人慕顧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汲黯抗顏而爲揖客寬饒負氣而自酒狂望之不肖錄錄子橫不虛觥觥朱雲折檻于殿上張綱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蹇步矯立懷其剛腸彼皆秉風霆之勁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礪挺竹箭之蒼夫然後以噴薄激昂諤諤謇謇任其朴愚忘其狂愊而且以振聵聾逐婉孌使天下聞此風者山慕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善矣且夫知而不舉飲聲喑聾爲而不力委形瘃瘡溷跡乾沒猥號中庸突梯卷孌脂韋巧逢欲使馮依社城饜貪鼎餗混混與偕保身不辱然而滑正恬禍濟惡擠讎徒俾目盈其怒口貽其羞戮辱之所必及典憲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彼媕婀而求媚者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逢意趨其吉反罹于凶自昔伯鯀婞直亡爲厲墟閒人順非爰喪厥軀伍員子胥奮殉屬鏤宰嚭佞臣身死名虛然則凡物之理未不願材斧斤

亦災雁不能鳴身或遭烹客又何以忍默恕行愿慤鉤錄規
人于選懊之圖懼予以狥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
不能竭搏象之勇或不足以郤蠅殫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
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戇竊比古狂未悔用壯
兀傲嶮崎與世骫髆而又念夫奮身蹴爾抗志嗟來踔厲而
蹈不顧幸媒吾惟思所以得正而毖求獨免于詭隨吁嗟乎
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婿武
某謹以羊醴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
露痛覆所天貌孤妹弟遺我後艱問飢孰哺問衣孰寒煢煢
踽踽有涕汎瀾賴夫人力恤此顛連携之持之與抱與眠積
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游于梁佐我婦子戒行趣裝
手紉補綻鞾裂而強勉之就道宿以舂糧賴夫人力不予內
傷其後頻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驚顏孔黝賴夫人力時左
而右余懵不悔又焉長往留滯京師如絆羈鞅當戊戌歲天
行或爽日至無麥食安所仰痛與謀歸急切搏顙矧逢水溢
漂沒決囊嗟數口家日哺待澹賴夫人力勤無與兩督余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

CL·
NO· 43172

息載績載紡竟脫艱厄不假負緌比歸憶之寤寐猶悅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丁孰與會哭二女淚熒我哀憤踊呼神之聽如是禍酷目其可瞑尚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授堂遺書』　請求記号 082.6-B94zB

ガラス使用